

一个**雇佣兵**和三个**女人**

在**荒岛**上 没有粮食

要面对鳄鱼群、巨熊、鬼猴部落、两帮海盗、十个狙击枪手

他只有一把M25**狙击步枪**、**信心**和**爱**

人性禁岛



绝战荒岛

JUEZHANHUANGDAO

破禁果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人性禁岛

第一章



绝战荒岛

JUEZHAN HUANGDAO

破禁果◎著

第二章

第三章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性禁岛/破禁果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22-06102-6

I. 人... II. 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61037号

人性禁岛

破禁果 著

策 划: 英特颂 / 陆煥峰

责任组稿: 周 琼

责任编辑: 吴 虹 周 创

责任印制: 段金华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经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开本	680mm×980mm 1/16
印张	20.25
字数	363千字
版次	200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上海市北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06102-6
定价	28.00元

经销电话: 021-56550055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001

- 1. 出海前的生活 002
- 2. 雨夜来访的少女 006
- 3. 回忆血腥屠杀 010
- 4. 货舱里的偷渡客 013
- 5. 绑在刑架上的女人 019

第二章 023

- 1. 迷失方向的漂流 024
- 2. 死神推开了一扇求生门 028
- 3. 啊，这一片蛮荒 031
- 4. 来之不易的食物 035
- 5. 深夜义人的猛兽 039

第三章 043

- 1. 回到伊甸园 044
- 2. 每个灵魂都害怕孤独 047
- 3. 凶险的不速之客 051
- 4. 鳄鱼！泥淖里的鳄鱼 055
- 5. 跑啊，伊凉快跑 059

第四章 063

- 1. 爱在苦难煎熬中 064
- 2. 复仇的诱饵 067
- 3. 穿透肉体的陷阱 070
- 4. 巨鳄在前，巨熊在后 074
- 5. 子弹像水一样泼出去 077

第五章 083

- 1. 陷阱里的龙虎斗 084
- 2. 雨林中穿行 087
- 3. 裁缝店的情人 091
- 4. 俏妇的恩与爱 093
- 5. 看看最后剩下谁 097

目录

CONTENTS

第六章	103
1. 悬命木拉橇	104
2. 有个词叫未雨绸缪	106
3. 误解也是美丽的	110
4. 野性的眼睛	113
5. 杀气汹涌而来	116
第七章	121
1. 疯狂的豹猫	122
2. 火堆旁的舞蹈	125
3. 女人来自火星	128
4. 借着采药出去走走	132
5. 突然落下一颗爆炸的炮弹	135
第八章	141
1. 狼穴里的盛宴	142
2. 不得不开的杀戒	145
3. 在黑暗中搏命	149
4. 探照灯，探照灯	152
5. 用狙击镜看护女人	156
第九章	161
1. 巴雷特M82A1狙击手	162
2. 追改死亡名册	165
3. 树林中的死阵	169
4. 种下罪恶是要偿还的	173
5. 院子里响起冷枪	176
第十章	181
1. 不要开枪，求你了	182
2. 命运不让我仁慈	185
3. 手术疼且快乐着	189
4. 大船上的火并	193
5. 鳄鱼从泥潭追来了	196

第十一章	201
1.血腥泥沼地	202
2.卑鄙的高手	205
3.黑衣老大的归宿	209
4.让心儿坚硬起来	212
5.开启夺命之门	217
第十二章	221
1.以奸诈对奸诈	222
2.龟缩信息战	224
3.船舷下的失魂者	227
4.受尽凌辱的女人	229
5.往事不堪回首	232
第十三章	235
1.人在悬崖命在天	236
2.今夜温情脉脉	238
3.为了告别的重逢	241
4.狙击镜里的母花豹	243
5.不给任何对手仁慈	246
第十四章	249
1.万不得已的屠杀	250
2.走过热带雨林	252
3.一种灵犀欲言又止	255
4.在鬼猴的阴影中奔跑	257
5.海岸卷来黑色波浪	259
第十五章	263
1.奔向大海的冲刺	264
2.顺着锚链爬上大船	266
3.鬼猴被激怒了	268
4.身后响起的枪声	271
5.跳跃千年的进化	273
第十六章	277
1.血泊中怒放的玫瑰	278
2.沧鬼不是花蛤蟆	280
3.绑在刑架上的匪首	282
4.把大船筑成堡垒	285
5.甲板上的食物链之王	288

第十七章	291
1. 让刀刃说话	292
2. 毒品藏在哪儿	294
3. 我本楚狂人	297
4. 伪善的食物	299
5.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302
第十八章	305
1. 六眼霸王：加特林M134	306
2. 见识血肉横飞	308
3. 鲜血染红的吹杆儿	310
4. 啊！五十斤黄金	312
5. 谁是能信任的人	315

图书出版

第一章

第一章

JUEZHANHUANGDAO

- 1.出海前的生活
- 2.雨夜来访的少女
- 3.回忆血腥屠杀
- 4.货舱里的偷渡客
- 5.绑在刑架上的女人



1. 出海前的生活

这条街道来回行驶的马车很多，车轮和马蹄在泥泞里反复碾着，与清脆的铃声混合出欧洲小镇那种特有的韵味。但是，这却是柬埔寨的一个无名小镇。贫穷的女人们正抱着各式瓜果和青菜，在那些破旧的小饭馆周围来回走着，眼神黯淡无光。她们的男人要么去赌博，要么就在街道尽头的哪家小酒馆里喝得醉醺醺。而我就是这些浪荡男人中的一个。当然我的女人没有在这些抱着植物沿街出售的队伍里。准确地说，我现在还不会有这样的女人。因为我没有女人。

我周围坐着很多熟悉的面孔，每当他们喝到微醉打嗝时，就会主动和我说话。“追马，听说你是中韩混血儿对吗？”追马是我的名字，很多男人都喜欢谈论我的血统，却不对自己的女人在街上卖菜感兴趣。

我说是的，我母亲是个南韩女人。那时，她还是花季少女，竟绑着一身炸药，硬往我父亲镇守的战壕里跑，结果被这个硬小伙儿扑倒了，愣是用手心攥灭了咝咝燃烧的导火线。

“这个女人是因为得救才爱上你父亲吗？”他们兴致勃勃，总想听我多讲一些，讲得更详细一些。

我呵呵笑着，摇了摇头。围在酒桌上的男人们，立刻望向小酒馆的老板，仿佛只有他才能开启我接下来的述说。

“追马，你快讲啊！我可以额外赠送你一碟花生米，做你的下酒菜。”小酒馆的老板对我格外有好感，每次给我倒酒，都是满满的一杯。这令我感觉很温暖，不知道是老板把我当作酒馆儿里的招牌人物，还是我把这家酒馆儿当作了自己的家。

“那么好吧，算上这一次，你一共欠我二十二碟下酒菜了。”待我说完，小酒馆儿里又是一阵欢笑。

“攥灭了导火线，我父亲的手心烧焦了，他当时对那个少女说，我趴在你们的土地上，是为保卫我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这里是我的战场，却不是属于你的战争。你要活着，坚持到战争结束，只要你愿意，我以一名战士的人格向你保证。”

“噢！是这样啊，那你为什么在柬埔寨？你不回自己的国家了吗？”我笑了笑说，我现在没有国家和国籍，不过我已经把这个小镇当作自己的国家了。

“哈哈，你说得真有意思，你是怎么来到柬埔寨的？”

我喜欢和他们说话，也喜欢真诚地对待他们，因为我很感谢他们的女人。那些女人里有很多相貌不错，虽然这些醉汉回到家里也抱着她们发泄一番，但我却可以用购买蔬菜的钱，让这样的女人到我屋子陪我睡一会儿，事后她们还对我千恩万谢。所以我觉得这个小镇可爱，包括它的贫穷和泥泞。

我继续回答那些好奇的醉汉说：“我八岁那年，在中越边界的山里玩，因为撞见了贩运毒品的驮队，那些人害怕我泄露他们的行踪，便用朴刀追赶我，用步枪射击我，就像追赶和射击一只兔子。但是我命大，没有死，却再也回不到自己的国家去了。然后在四处漂泊中流浪到柬埔寨，流浪到你们这个泥泞不堪的小镇。”

“哈哈，太有趣儿了。你什么时候出海，追马？你舍得离开裁缝店里那个风韵的女人吗？她那圆滑的屁股看了就叫男人流口水。”我淡淡地一笑，知道他们不是嘲笑我，只是对我的生活充满好奇。的确，我和小镇裁缝店里的那个寡妇有暧昧，是这个小镇上尽人皆知的事，尤其瞒不过酒馆里的这些男人们。

我也时常喝得两眼昏花，意识迷离，一副醉醺醺的混棍模样，之后便跌跌撞撞地去找她。每次她看见我用发红的醉眼盯着她，就赶紧打发走店里的客人，关上店门。然后搀扶着我去她的床上，任凭我趴伏在她诱人的身体上发泄。小镇上的人已对此见怪不怪，没人会来偷听或者捣乱。甚至在以后的日子里，女人们对她也不另眼相看，仍保持着过往的亲密。

我是这个小镇上的流浪汉，唯一不同的是，我很少离开小镇，只有在出海的季节到来的时候，他们才认为我有自己的工作。我告诉那个问我的人说，快了，我很可能在这一星期之内离开。

酒馆老板是个细小的老头，说话时眼珠往上翻得很厉害，那副打趣的神态，叫人对任何尴尬的话题都愿意回答。老板对我说：“追马，你不是和扎达瓦家十六岁的女儿订婚了吗？那裁缝店的女人怎么办？”

我说：“裁缝店的女人知道这件事，她觉得自己是个不完整的女人，给不了我少女有的东西，所以对我订婚的事没什么不满，甚至还很高兴。她唯一伤心的，是怕我以后不再去找她了。”“噢！你会继续和她幽会吗，追马？”我说，“我肯定会。那个十六岁的女孩很漂亮而且还是处女，扎达瓦家养活不起这么大的女孩子，所以才希望我要了她。少女的懵懂和处子之身，可以给我完美的爱情，而裁缝店里的女人，则有无法替代的缺陷美，我喜欢她丰满的少

妇胴体，还有她在床第之欢时取悦我的表情，她是我倍受刺激的地狱。”“哈哈……”酒店里的醉汉们都大声地笑起来。

我对他们说：“我这次出海，打算去克罗泽群岛。用一些干果和毛皮去换岛上的稀有金属，只要出行顺利，回来一定请大伙喝一周的酒。”大家听了非常高兴，拍着手相互赠送愉悦着的眼光，就仿佛我刚回来，现在就开始请他们喝酒。

天色渐渐接近黄昏，我知道今晚可能还要下雨。就比平时早些出了酒馆，街上还左右穿行着马车，汽车在这里是不实用的。这个小镇的原生态，使任何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都望而却步。

沿着狭窄的街道走了几步，我发现对面一个抱着青瓜的女人，正眼睛明亮地盯着我。那是个面貌端庄的女人，有着高耸的胸和浑圆的屁股。上次我要求她把瓜菜放到我那间舒适的小阁楼里去，当时支付给她双倍的价格，要求她陪我上床。看到突然多一倍的瑞尔，她很高兴地答应了并很卖力地和我亲热。

我停住了脚步，站在原地同样地望着她。她地位卑下，但我没有像躲避什么自认为无耻的事那样，迅速地逃开她和她想与我沟通的眼神。我此时并不要求她再像上次那样陪我，因为天色已晚，她需要回家给孩子们做饭和满足男人的需要。

抱着青瓜的女人向我走了过来，很不自然地笑着说：“追马啊，你是不是要娶扎达瓦家的女儿？我的女儿已经十四岁了，你也娶了吧。”她说完低下头，慌张地盯着自己怀里的青瓜。我没见过她的女儿，甚至都怀疑她是否有这么个女儿。

我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她说：“其实我的意思不是那样的，追马，你看这样，你娶扎达瓦家的女儿，我的女儿给你做二房或者做个仆人也行，只要你能让她吃饱肚子。这孩子长大了，家里养不起，让她跟你一辈子，你只要让她吃饱，可以吗？要不我现在就去你的阁楼。”

我听着这个女人的话，感觉到一时无措。我想这个女孩一定像她的母亲一样，长得很端庄。但我还是觉得一个十四岁的女孩会让我的生活变得沉重起来，就婉言拒绝了她。

她似乎很不甘心，又焦急地对我说：“追马，你可怜一下我吧，我的男人整日赌博，只要输了钱，回家就折磨我们母女俩，我真怕那个魔鬼哪天把我的孩子给卖了。这样吧，我一会儿叫她去你的阁楼，你看看她的相貌。她其实很像一个大姑娘了，如果你愿意就把她的身子占了，她还是处女，和扎达瓦家的女儿一样。”



我实在不忍再说拒绝她的话，虽然她的话听起来让人恼怒，但她毕竟卖力地陪过我。为了维系一个苦难的家庭，为了做一个让子女能吃饱饭的母亲，为了得到那份双倍的青菜价钱，我不应该对她有任何责难。我说：“好吧，如果雨下得不大，你就叫她来吧。”女人的眼神立刻放出了喜悦之光，高兴地说：“我今晚一定让她去你的阁楼，无论雨多大。”说完，她又像上次那样，脸上洋溢着喜悦转身离去。

回到幽暗的阁楼，我挑起油灯，把酒精麻醉过的身体不顾一切地倒向那张厚重的床。我闭着眼睛，煤油灯的光亮隔着眼皮映进我的大脑。我想着那个卖青瓜的女人，想着那日她丰满的双乳把我的脸全部吞并，让我仿佛飘荡在大海里一般。我想着她已经长大的女儿，会不会有和她一模一样的身体？我没有熄灭油灯，尽管我是闭着眼睛，但我还是喜欢大脑里有光亮的感觉。

迷糊的意识里，我感觉自己已睡着了，不知道外面何时风雨大作。那隆隆的闷雷和之前闪耀的电光使我的大脑跌宕在昏睡里，慢慢滑向更深的倦意。

突然，我的大脑影象里闪过一个纤长的黑影，又即刻被黑暗淹没。我警觉地滚动了一下身子，侧卧到床下，抽出事先绑在床腿上的瑞士钢刀，洞悉着阁楼外面。

外面许久没有动静，又是一道闪电划过，那纤长的黑影又投放进屋内。我很快判断出，这个黑影像是个女孩，影子把她那开始微微突起的少女胸脯，极其夸张地放大到了我的眼前。

我这才忽然想起，很可能是那个卖青瓜女人的女儿。我心里很着急，谨慎之余，还是小心翼翼地开了房门。

一个身体瘦削的女孩，在暴风雨里紧抱双臂，她的头发和衣服像薄纱似的沾在脸上和身上，我想这应该就是那个女人的女儿。

本来我的阁楼是有屋檐的，宁静而垂直落下的雨，不会打湿避雨者，可今晚这恶劣的天气，却使这个小家伙饱受了风雨冲刷。我对她挥挥手，示意她快进屋里来。

她忧郁了一会儿，想动但又停止下来。我很着急，知道她可能害怕，又用力地挥手要她进来。风雨和闪电像责备她不听我话似的，立刻更狂烈起来，她对风雨的恐惧终于大过了对我的恐惧，就开始踟蹰着，慢慢向我靠拢过来。

在离我很近的那一刻，她突然又停下，战战兢兢地盯着我的左手。我这才发觉，那把匕首还握在手里，小女孩原来是怕这东西。于是，我就把匕首向屋里的桌子上丢去，砰地一声响后，刀尖儿扎进了桌角。我对她说：“进来吧，那是我防身的武器，跟你没关系。”

2.雨夜来访的少女

女孩站在屋内的一个角落里，头压得很低，雨水不断地从她头发和衣服上滴下来，把地板弄湿很大一块。寒冷和惊慌令她瑟瑟发抖。我抛给她一条毛巾，示意她擦一擦。为了给她驱走寒冷和黑暗带来的恐惧，我在壁炉里升起了火，干燥的木块迅速燃烧起来，这间小阁楼在漆黑的雨夜顿时被昏黄而温暖的火光笼罩。

女孩确实冻坏了，她不由自主地向炉火靠近了几步。这时我才借着橘黄的光亮看到她朦胧的脸。一双黑亮的大眼睛下面是薄薄翘起的嘴唇，幼圆的面孔上突出一个玲珑醒目的鼻子。

这个女孩的身体在火光里显得极为细长，刚刚发育起来的小胸脯，在破旧的衣服下一起一浮。

我没想到今夜的雨如此滂沱，她母亲一定是想尽办法，逼着她来找我。而她摸索到我的住处，又胆怯地不知所措，只好在门外的雨中等待，一种暂时让恐惧止步却又无法预知后果的等待。

我告诉她不要害怕，我不会伤害她，她似乎对我并不信任，还在潜意识里对我有着警惕。我又试着和她说话，因为现在的我已经没了倦意，仿佛突然才感觉到一个人长时间住这间屋子的无聊。我对她说：“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女孩的眼睛闪动了一下，没有说话。我有些不耐烦，她一点也不像她的母亲，能够顺畅地跟我对话。

我猛地走过去，抓住她一只细长的胳膊，将她甩到了床上。女孩的脸上布满惊慌，眼泪汪汪地看着我。我生气地问她：“你是不是哑巴？你要和我说话，懂吗？不然我会把你抓光，让你和我睡觉。”

女孩听见我的恐吓，长长的睫毛下开始簌簌地落泪。我又沉闷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年龄多大？她还是哭，不说话。对她这样一副样子我当时真的很生气，甚至怀疑她真是个哑巴。

我扑到她身上，象征性地要扯她的衣服。她那惊慌不已的模样和徒劳的反抗，差点把我逗笑了。她弓着潮湿的身体和我扭打起来，那副模样像极了一

个瘦弱但倔强的男孩。“快说你名字！”我几乎咯咯地笑出声来。“十三岁，噢！不不，快十五了。”她终于发出了惊恐而稚嫩的声音。

我想她应该是开始说的十三岁，她说她快十五了，明显是她母亲临时告诉她对我撒谎。我一把扯下她的裤子，想从她发育的状况推断她的年纪。但我发觉，她害怕的样子似乎更能让我觉得有趣儿。

对小女孩的身体我以前接触过很多，甚至亲手掩埋过这个年龄中的女孩尸体。那些十岁左右，身上挂着布条的裸体少女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被洗劫过的村子里的样子，即使时隔多年，这画面总浮现在我的噩梦里。

眼前这个女孩，更加惊恐并剧烈挣扎，她急速蜷缩起细细的两腿，把那个羞涩的部位保护起来。可我还是看到那光秃秃的部位，如一个半生半熟的绿果，视觉上令人感到青涩无味。

我想我不能侵犯她，她还是孩子。我还有七天就要出海，假使我让她的下体受伤，对这个苦难的家庭，对那个怀抱青瓜的母亲来说，肯定是场灾难。因为询医购药对于他们就像暴殄天物，小女孩只能忍受着痛苦，自己煎熬到伤口愈合。

我放开了她，下床走近储藏柜子，从里面拿出一块腊肉和面包扔给她，并告诉她吃。她还是用怀疑的眼神盯着我，我又对她说：“吃光了它，天亮后你就走。”

女孩看看我，又看看食物，迟疑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地把手伸向食物。她咬了一口面包，又咬了一口腊肉，手中食物的味道和她饥饿的肠胃一结合，就再也顾不上警惕什么了，只顾用力地吞嚼起来。

我坐在离她很近的一把椅子上，一直注视着她。这是唯一的一个进了我的屋子却没有和我做爱的女人。外面的雷雨声依然密集而猛烈，闪电的光芒从窗户里射进来，被旺盛的炉火稀释，不再那么刺眼。我问她要不要喝水，她摇了摇头。

过了一会儿，她把手里的食物全部吃光了，蜷缩在靠着墙角的床上，目光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看。我感觉到她有点儿适应了，就又试着和她说话，问她的名字。她先前的恐惧和警惕终于有所松懈了，开始和我说话。

“我叫芦雅，我还有三个弟弟。妈妈告诉我说你是好人，叫我来找你，接受你对我做的任何事情。”说完，这个叫芦雅的女孩哭了。我对她说：“你不要哭，我不会对你怎么，天一亮你就可以回家。”女孩哭着摇了摇头，呜咽着说：“我回不了家，追马先生不要我的话，妈妈她也不会再要我了。”

我听着女孩的哭诉，知道她妈妈说的是真话。一个那样贫穷的女人，是无

法继续养活她这么一个大孩子的。我对她说：“我还有七天就要出海了，没有办法收留你，你明天一早就回家。”

她听我说完，又开始哭泣，哀求说：“追马先生，你把我带走吧，否则我只能跳海。”我听她说得有点悲痛欲绝，虽然我心里闪过一丝怜悯，但稍纵即逝。

我知道不能心软，决不能把她带在身边，就严肃地对她说：“不行，我不能把你带走。因为我去的是非洲南端的克罗泽群岛，路途遥远，一路凶险。万一遇上海盗，你会很危险的。而且船上混杂着各国男人，对你这个女性来说是个不小的隐患。”“可我还是个小孩啊，你刚才不是看到我的身体了吗？我对男人引不起兴趣的。”

我当时真想笑，可又忍住了，我解释说：“那是不一样的，他们都是一些野蛮人，在他们眼里，没有小孩和大人。只要是女人，他们冲动起来都不会放过。就像对待一条活生生的鱼，咬一口，割一刀，又放生回海里。凡是他们认为可以乐上一会儿，就不会考虑弱者的后果。”

女孩好像被我吓住了，也不再说话，我们都沉默起来。外面的黑色有点儿减弱，但雷雨声却未消退。我开始有些困倦，就对她说：“芦雅，我要睡觉了。”

她立刻哆嗦了一下，本来面孔上满是疲倦，又立刻强打起精神，试探着问：“你是要我陪你睡吗？”我摇了摇头说：“不，你可以下去，或者和我挤挤，因为这张床不大，也是这阁楼里唯一的床。”

女孩赶紧把自己蜷缩得更小了，紧紧地贴靠在床角。我知道她是示意我躺过去，而她自己就那样呆着。我躺下后觉得全身轻松，舒服地合上了眼睛，让自己坠入睡眠。我的头能够感觉到从她身体里散发出来的潮湿和温暖，这种感觉让我更快地进入梦乡。

我醒来的时候已近中午，明媚热辣的阳光穿过窗口，刺痛我的脖子。我知道昨夜街上的雨水应该被烘烤得所剩无几了。女孩倒在我头边睡着了，她柔软的长发散落在我的鼻子附近，还残留着昨夜的雨腥。那微微张开的小嘴流出很多口水，弥撒着面包和腊肉的味道。如此恬静和可爱的一副睡态，使我突然有着一种奇妙的感觉，这是五年来我独自在阁楼醒来后，第一次有这种奇妙的感觉。

我在桌子上留了一些钱，这些比上次给她母亲的多一倍，我又找了张纸条，画了一个符号，示意她回家。一切安置好后，我披上衣服，又去了那家酒馆喝酒，顺便问问店里的老板，西哈努克港口的斯诺号船会不会按时靠岸。

我喝到很晚才回阁楼，推开门令我顿时一愣。这个女孩并没有离开，她正赤身裸体地站在壁炉旁边的水盆里洗身子。我的突然出现吓得她发出一声惊叫后，急忙蹲进水盆里，抱紧自己那刚突起不久的胸脯，张着惶恐的眼睛看着我。我没有理会她，进屋关上了门。酒精燃烧着我的大脑，我感觉到天旋地转，就对她说：“拿一块湿毛巾来，我的头有一点儿痛。”之后我倒在床上，闭着眼睛，试图睡过去。

哗哗的水声响起，我感觉到她从盆里走了出来，之后又是哗哗的水声。在我正要昏睡过去的一刻，一双冰凉的小手摸了一下我的额头，又迅速拿开，然后一团湿毛巾按在我发烫的额头上。头痛的滋味顿时被冷却不少，轻松的眩晕感使我很快入睡。

半夜，我醒了，看到芦雅正蹲在壁炉旁边，她抱着双膝，望着跳跃的火焰发呆。我坐起身的声音惊动了她，她望着我，我也望着她。

我问她：“你吃饭了吗？为什么没有拿上钱离开这里？”她没有说话，指了指桌子。那些钱照旧在桌上，旁边是储存柜里的腊肉和面包。我明白了，原来她拿上这些钱改变不了她母亲的主意，也不会使她放弃跳海的选择。而桌上的腊肉和面包，我记得是昨夜柜子剩下的最后一点食物，她想把食物留给我，自己饿了一天肚子。

我告诉她：“你吃，我现在不饿。”她犹豫地看了我一眼，又垂下头，摇了摇。看得出来，这个女孩是想把橱柜内仅存的食物留给我。我笑了笑，起身走到桌前，拿起腊肉和面包丢给她，要她赶紧吃。她还是倔强地摇头。

这次我没有生气，也不想和昨夜一样吓唬她。知道她不肯吃东西是害怕我赶她走，就对她说：“你吃吧，但有个秘密你必须保守。”说完我爬到床下，打开一扇木板，像泥鳅掉进了沼泽里似的消失了。

这是我偷偷设置的一个地下密室，里面储备着足够的食物，当然还有军火。不一会儿，我推着一个木箱子爬了上来。女孩惊讶地看着我。我用匕首撬开那个密封的箱子，拿出里面的干鱼片，撕开后给她，叫她吃。又把里面的腊肉、坚果拿出来，堆放在她面前。

女孩这时才用力咬了一口手里的鱼肉，看着她饥饿的吃相，我也感觉到了饿，和她一起蹲在地上，咀嚼起坚硬的食物来。女孩与我对视了一下，我俩都笑了起来。我告诉她说：“你说话，我不喜欢不吭声。你和我说话吧，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这屋子只有你和我。”

女孩腼腆地低下头，稳定了一下情绪说：“我妈妈说女人嫁给你这样的男人会很幸福。”我当时就愣住了，她一说自己的妈妈，让我想起那天在这屋子

里的事。我问她的妈妈为什么要这么说。她回答不出来，想了半天才说：“你有很多食物。”

我顿时释然，还以为她妈妈把那天卖菜时和我的私下交易告诉了女儿。我问她是不是很怕我。她说：“不怕，我妈妈说你是好人。那天你对她很温柔，没有把她当下等女人对待。”

原来女孩的妈妈把那天的事情告诉了她，这让我惊讶。我问女孩说：“你会恨我吗？”女孩摇一摇头说：“不，你是好人。我恨自己的爸爸，他赌输了钱就喝酒，喝醉了就折磨妈妈，或者打我。”

我没有说话，捏住一个坚果用匕首在上面刻划。

3.回忆血腥屠杀

女孩忽然睁大眼睛对我说：“你杀了我爸爸好吗？他总是虐待我妈妈，有时偿还不起赌资，就叫她陪那些男人睡觉。妈妈开始不肯，后来挨打不过，就屈从了。”我这才明白，那个抱青瓜的女人，身体上为何有那么多淤伤。

“现在常有陌生男人去我家里，妈妈最担心的是我，所以我要是再回家，她宁愿掐死我，也不会让那些……”说到这，她哽咽住了，眼圈红红的却没让眼泪落下来。

我问女孩：“为什么要让我杀死你爸爸？”她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抽噎着说：“他们说招惹你就等于自杀，你是这个镇上杀人最多的男人。”我告诉女孩，我没杀过这个镇上的任何人。“可你是好人，他们是坏人，你还给过我妈妈双倍的菜钱。”

我把一个干果仁儿放到嘴里，使劲地嚼着，生硬地对她说：“那不是无偿的，给你妈妈双倍的瑞尔，是我当时要她陪我。”

女孩不说话了，又垂下头，只是落泪。我觉得自己不该对一个可怜的孩子说这么刻薄的事情，就缓和语气说：“芦雅，我不喜欢杀人，镇上的男人们敬畏我，是因为我当兵时杀过太多的人，而且我也常慷慨地请他们喝酒。”

女孩止住了哭泣，抬头对我眨了一下湿润的大眼睛：“你是军人吗？”也许是女孩梨花带雨的面容楚楚动人，她天真的可爱，打动了我内心的倾诉之情。